

輔大語文學會講演集抽印本 民國三十年九月

論語新證

于省吾



MG  
B222.15  
41



## 論語新證

于省吾

張文襄公書目答問曾謂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省吾以為清儒所謂小學者爾雅說文之學也如追溯本原則曰由古文字學及古器物學以證發經義者其經學尤為可信顧清儒解經用力之勤可謂至矣即就論語一書言之自王夫之毛奇齡以降其可觀者無慮數千家而劉氏駢枝尤稱上選其證瑯而明其詞婉而約精於禮制達於故訓誠考據家著作之極軌也茲編所釋約分七類有就文字形謠言之者八佾篇喪與其易也寧戚易為勿之謠勿古物字公冶長篇瑚璉也璉亦作連連乃軌之謠軌者簋之借字泰伯篇關雎之亂又予有亂十人亂均為翻之謠有就文字音假言之者為政篇學而不思則罔罔古作亡通忘述而篇文莫吾猶人也文莫即文謨顏淵篇膚受之愬膚受即覲縷之轉語又子路無宿諾宿乃夙之借字憲問篇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治嗣古今字嗣通司有衍文者為政篇六



十而耳順耳字不當有有存古文者述而篇子在齊聞韶韶古文作瞿亦即瞿字憲問篇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蕢作與即金文與形之行變有伸魯論者子罕篇不為酒困魯讀因為魁困魁一音之轉義可並通先進篇仍舊貫如之何魯讀仍為仁仁即尼尼古夷字有伸鄭義者公冶長篇無所取材鄭一說古字材哉同允矣述而篇子不語怪力亂神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對為文較王肅以四字平列於義為長子罕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鄭以必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其說辨而覈又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鄭以兩端為本末是也有駁鄭義者憲問篇奪伯氏駢邑三百謂三百邑鄭謂駢邑三百家失之以上所舉謹就誦覽偶得述其概要蓋論語一書似為人人之所易讀實為人人之所難讀必也不囿於朱註不滯於漢詁解其拘攣得其會通尊古而不為泥詞疑古而不騰妄說惟求其義訓之所安而已若夫標新領異逞臆極辨專以駁難為能事吾無取焉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政為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按孔子自言其進道之程序六十耳順之義殊有可疑孔子豈待六十聞言始知其微旨乎皇疏引李充謂心與耳相從朱註謂聲入心通皆因文緣飾之說焦循謂言入於耳隱其惡揚其善無所違也此說尤誤孔子豈待六十方知隱惡揚善乎韓愈論語筆解謂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按韓解雖非其不從耳順之說自具卓識又武億經讀考異據柳子厚引作七十而縱心以心字句絕按耳順之說及舊讀欲字句絕或心字句絕均誤耳字乃衍文然自漢時已如此則其衍必在秦漢之際矣或以下言心而上增耳字或以而耳聲韻相同因之誤衍秦漢之儒傳經釋文衍奪習見余於尚書新證已屢言之即就傳世各本論語考之其文字異同頗有出入馮登府論語異文攷證述之詳矣此十四字應作四句讀六十而順句七十而從句

心所欲句不踰矩句從猶順也。散文則通對文則從之義加於順。下二句係闡述上二句順從之義。且以結束全章。其本旨謂凡心所欲無不合法。念動情符不勉而中。蓋至六十七則一任自然。與道大適矣。古籍固屢以順從為言。詩皇矣。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即从也。詳詩經新證說文比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全文偏旁从比反正每無列。且从比二字義亦相函。韓非子難言言順比滑澤。淮南子泰族莫不順比。順比即順從。易頤六五象傳順以從上也。革上六象傳順以從君也。是順從相屬為詞之證。莊子寓言二年而從三年而通與六十而順七十而從之句例相仿。綜覈此章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為發端。以心所欲不踰矩為收束。是以志字起。以心字結。中間均就心志為言。無涉於耳聞之事。且四十而不惑不惑之語意已重於耳順。豈待六十始能耳順乎。心為五官之主。不應於心志之外祇言耳也。余幼讀論語輒致疑於此。爰為之去衍疏滯發正其讀。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政為

包咸曰學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按訓罔為罔然以為形容詞誤矣下句則急解為則怠然豈可通乎罔字本應作亡乃忘之省文東瀛景本古文尚書凡罔字多作亡敦煌本隸古定尚書罔字多作它它即亡之異文古文以一與否一也凡經傳罔訓無者卜辭金文通作亡詩綠衣曷維其亡箋亡之言忘也列子仲尼知而亡情釋文亡一本作忘詩假樂不愆不忘說苑建本忘作亡是亡忘字通之證學就讀書言東塾讀書記論之詳矣先進篇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適可見學之必須讀書也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此可證學之貴無忘也王引之訓殆為疑是也然則學而不思則忘思而不學則殆謂讀書而不加思索則忘矣但思索而不知讀書則疑矣是罔之即亡亡之通忘審文覈義其信然乎

喪與其易也寧戚俞

六

包咸曰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鄭玄曰易簡按易訓和易簡易均於文理不當說者以臨喪不哀為言亦與與其二字語意不符俞炎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按俞說於義甚恰惟易具形殊無由致譌易乃勿字之誤勿者物之省書堯典平在朔易史記五帝紀作便在伏物管子小匡珍異物聚物乃易之譌詳管子新證墨子經上庫易也易亦物之譌詳墨子新證莊子應帝王物徹疏明天道中心物愷章炳麟並以物為易之譌淮南子主術不受賴於君注賴物也邵瑞彭謂物為賜之譌是均易物互譌之證又按莊子天道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書立政時則勿有聞之論衡明雩作時則物有聞之說文勿州里所建旗經傳勿通作物金文易作勿勿作勿形近故易譌凡喪紀備用飾終之具皆物也周禮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

凡內具之物。圉人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如斯者。不勝詳舉。孝經。喪親章。為之棺。槨。衾。衾而舉之。陳其篋。篋而哀戚之。按棺。槨。衾。篋。篋者。即與其物之物也。哀戚者。即寧戚之戚也。禮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按正義。以物與哀之多少為言是也。備物以行禮。禮與物相資也。禮器。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此章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分禮與喪二者告之。喪係就禮中之喪禮言之。禮以奢儉對文成義。喪以物戚對文成義。物備於外者也。戚興於內者也。舊不知易為物之謫。故不得其解矣。

瑚璉也

長公治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篋。宗廟之器。貴者。鄭玄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惠棟九經古義云。當為胡連。春秋傳曰。胡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庶禮器碑又作



胡輦古連輦字通。按說文。簠黍稷圓器也。从竹从皿。甫聲。匡古文簠。又盞器也。从皿从缶。古聲。朱駿聲疑。即瑚璉之本字。全文簠字作匱。匡匱匱。舍彝器。簠亦名匡。匡之義取於形之方耳。各家彝器圖錄著錄簠形。均係長方。多有益。銘文每有用盛稻粱之語。周禮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按鄭說是也。說文以簠為圓器。正由未見實物耳。近人考釋古器形制者。多知彝器之匡。即論語瑚璉之瑚。然璉之究為何器。從無塙考。凌曙四書典故。彙引三禮圖。謂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按此乃臆說。不足為據。說文璉作璉。云瑚璉也。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簠。左哀十一年傳。胡簠之事。則嘗學之矣。杜注。胡簠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簠。而鄭包注。此經均以夏瑚殷璉為說。與明堂位夏連殷瑚之說不同。按連當為軌之形。譌軌乃簠之借字。易損。二簠可用享。釋文。簠蜀才作軌。儀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設

黍稷六簋于俎西。鄭注：古文簋皆作軌。周禮小史：史以書敘昭穆之  
俎。簋，鄭注：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為簋。按段玉  
裁改几為九是也。是簋亦作軌之證。古文偏旁从彳者，或書於字之  
左，或書於字之右。書於左者，習見書於右者，如絜文逆字多作𠄎，散  
氏盤遷字作𠄎，都公錡追字作𠄎，是其例也。蓋古連字有作𠄎者，與  
軌形相近，因而致譌。軌既誤為連，後又孳演為璉，為捷，明堂位之夏  
連殷璉，及包鄭注：此經夏璉殷璉之說，均不可據。此與爾雅釋天夏  
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之說，均係後人強為分別。至包注以  
簋簋為一器，尤誤。經傳簋簋習見，左傳作胡簋，後人但知夏商胡連  
之說，而不知其即胡軌之譌也。金文簋字多作𠄎，亦作𠄎，𠄎，形圖  
或有蓋，或無蓋，左右或有耳，或無耳，此其大較也。說文以簋為方器  
誤矣。

無所取材  
長公治

鄭玄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一曰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  
字材哉同。按鄭後說是也。馮登府亦謂才材哉字通。大戴記衛將軍  
文子。性都其富哉。任其戎。孔廣森云。哉古通。以為材字。秦伯篇。才難  
不其然乎。漢書王嘉傳。才作材。先進篇。才不才。史記仲尼弟子傳。作  
材不材。隸古定尚書哉字多寫作才。詳尚書新證。召誥。智藏。瘵。在條。  
西周金文。凡語詞之哉。亦均作才。師誥。毀。哀。才。今日天。楚。畏。降。喪。班  
毀。唯。民。亡。佻。才。彝。恚。天。命。故。亡。允。才。顯。三。才。字。並。應。讀。作。哉。莊。子。列  
御。寇。必。且。有。感。搖。而。本。才。淮。南。子。要。略。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並  
以。才。為。哉。夫。子。不。取。於。由。之。好。勇。故。云。然。取。猶。八。佾。篇。奚。取。於。三。家  
之。堂。之。取。若。讀。材。如。字。謂。無。所。取。於。桴。材。拘。文。牽。義。矣。

子在齊聞韶

而述

說文。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以音召聲。左襄二十九  
年傳。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矣。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按韶亦作磬。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按春秋繁露楚莊王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義與鄭異。段玉裁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惟此作磬。考說文革部鞞或作鞞，或作鞞。籀文作磬。從鞞召聲。是則周禮為古文假借字也。按字亦作招。墨子三辯：山海經大荒西經：呂氏春秋古樂史記五帝本紀均作九招。韶聲招並諧。召聲故互作。段以韶為正字，未可從也。依近世出土韶墳證之，應作囀。囀即卜辭及金文囀字之異構。羅振玉所輯金泥石屑著錄韶墳墨本十二紙。羅氏埴說云：古墳十有二，其十為潘文勤公所藏，它二不知誰氏物也。按十二墳前六紙銘文同，均云命嗣樂。太室墳第七、八十紙為令。三墳第九紙為命。壘正室。廡。頌墳第十一紙為。囀。墳第十二紙為。囀。墳人九。古文四聲韻上聲二十四。緩。古文滿作。與此

同。吳大澂釋為豹誤矣。友人孫壯伯恆以兩陶壝全形墨本見詒。一為命嗣樂。一為太室壝。孫以慮僂尺計之。高四寸二分。腹徑七寸二分。一為令。一為壝。壝高三寸五分。腹徑八寸五分。二壝均前三孔。後二孔上可吹處一孔。共六孔。與余所藏癸壝制度同。癸壝見雙劍詒孫跋古器物圖錄謂山東青州出土。諸城尹蕙經得之。以贈天壤閣主人。按以上所引金泥石屑著錄。十有二壝。與孫氏所藏二壝。共壝十有四。孫氏二壝既係青州出土。前十二壝當亦同地所出無疑。由是可知齊之有韶樂。在古籍外。已得一新證。又可知韶樂之韶。本作壝。即契文金文之韶字。作韶。韶招者。均後起字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述

鄭玄曰。為淺識者將為之。有精氣。不脩其德。而徒祈福祥。以或世沮功。怪力謂若石立社移。亂神謂神降于莘之屬也。見敦煌卷子本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

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按鄭以怪力與亂神相偶為義是也李充謂力不由理是為怪力神不由正是為亂神亦可與鄭注相發明王肅以怪力亂神四字平列非也如王說謂不語怪可也力亂神三者豈夫子所不語哉一說力讀為啓卜辭啓字省作召亦省作办殷契粹編一百九片盧多力自上甲又三六八片乙子貞其力弼力力即啓謂祭也怪啓猶言怪祀於義亦通

文莫吾猶人也

而述

鄭玄曰莫無也猶若也文章之事無我若人言我最與才等也見敦煌卷本按鄭說未允劉端臨謂文莫即恣慎龜勉密勿蠱没文莫皆一聲之轉胡紹勳據詩皇矣求民之莫箋訓莫為定按近儒多宗劉說然劉說亦有未符但言龜勉則無主辭所龜勉者為何事自必增文以足其義度古人文字殊不爾也且躬行正須龜勉不應與龜勉為對文也莫者謀之省文詩巧言聖人莫之傳莫謀也釋文莫一本作謨

按文選班固幽通賦莫亦作謨爾雅釋詁謨謀也詩皇皇者華周爰  
咨謀淮南子脩務作周爰諮謨是謀謨古同用文謂文章公冶長篇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文章就空言為說謨謂謀畫言  
文章謀畫之事吾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謨者虛也躬  
行者實也文章謀畫猶可坐而致之若夫躬行則須踐履篤實貫徹  
終始非一蹴可幾夫子以未之有得為言蓋難乎其選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伯泰

鄭玄曰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  
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之美也劉端臨曰始者  
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  
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  
有合是為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  
按鄭說迂曲劉說於義為優然亂之本字及詁訓猶未能宣昭無滯

也。凡商周載籍，亂訓治者，皆亂字之形譌。亂古治字，全文治字均作亂。或亂亦與司亂同用。孟鼎：「召夾，亂戎。」亂戎即尸治戎。康鼎：「王命，亂王家，卯，毀。」亂，公室，亂，即尸治也。蔡毀從亂，王家從亂，謂從治也。晉邦，蓋，廣，亂，四方，廣，亂，即廣治也。此亂即治之證。凡經傳稱有司及司徒、司馬、司空，全文作有亂、亂土、亂馬、亂工。此亂讀司之證。師，奎，父，鼎，用亂，乃父官友。師，酉，毀，亂，乃祖壻官。師，楚，毀，命，女，亂，乃祖舊官。小輔，采，鼓，鐘，諫，毀，今余唯，或亂，命，女，亂，均應讀作亂。爾雅釋詁：亂，繼也。左襄三十年傳：誰其亂之？注：亂，續也。繼續同義。是亂通亂，訓續之證。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亂應作亂，通亂，訓續。言復續以武也。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言復續以飭歸也。續與終義相因而續，義不限於終也。如以亂為終，謂復終以飭歸，則終歸義復乖於文例矣。楚辭離騷：「未稱亂。」王注：亂，理也。此與鄭訓關雎之亂為理其亂，其誤正同。洪興祖楚辭補注云：國語：其輯之亂，輯成也。



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按離騷之亂曰亦應作詞曰即重續上文而總束之義。然則關雎之亂本應作關雎之詞。詞讀嗣謂關雎嗣續之篇。關雎凡六篇。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均其續篇也。

予有亂臣十人

伯秦

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按臣字後人所增。辨見劉氏正義。亂本應作亂字亦作亂。即古治字。今作治者後起字也。嗣司古通用。司即司徒。司馬司空之司。有司二字不連讀。上言舜有臣五人。有司猶有臣也。臣就通名言之。司就職掌言之。稱臣稱司一也。互文耳。若讀亂如字訓治曰予有治十人則不辭矣。馬注蓋知其不辭勢不得不於治下增官字望文生訓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罕子

鄭玄曰億謂以意。意有所疑度必謂成言未然之事。固謂已事因然。

之我謂己言必可用絕此四者為其陷於專愚也。見敦煌卷子本正文意作億按未然之事成否不可知而務期其成者是必也。已事謂已然之事。已然之事是非猶可鑒也。若因其已然而遂然之不論其是非是固也。鄭氏必固之訓為他說所未及故伸述之。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罕

鄭玄曰空空信慤貌叩猶動發兩端猶本末有鄙誕之人問事於我

空空如我語之動發本末而盡知之。見敦煌釋文空空鄭或作慤慤

兩端末也按泰伯篇慤慤而不信鄭注慤慤誠慤也誠慤與信慤義

同古籍空空亦作款款空款雙聲楚辭卜居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

乎款款即空空也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注

款款忠實之貌爾雅釋器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即空足也鄭謂兩

端猶本末則釋文應作兩端本末也今本末上啟本字劉氏正義解

鄭注謂凡事物之始皆起微末是據已啟之本緣文生訓也偽孔注

以終始兩端為言與鄭注同義。焦循謂此兩端即中庸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之兩端也。又謂處則以此為學用則以此為治。通變神化之妙皆自此兩端而宜之也。按此文係就鄙夫所問之事之本末終始為言。非如焦氏陳義之遠。與中庸執兩用中之義似同而實異也。

不為酒困罕子

馬融曰：困亂也。鄭玄曰：酒困，困於酒，謂耽亂。魯讀困為魁，今從古。覲煌卷按：困魁一音之轉。並溪紐一等字，以韻言之。魁脂部，困諄部，脂子本諄陰陽對轉。儀禮大射儀：既拾取矢，柶之注。古文柶作魁，是其證。禮記檀弓：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注：魁猶首也。漢書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為魁。魁亦首也。不為酒魁，與不為魁為魁，詞例反正相仿。卿黨篇：唯酒無量，不及亂。明夫子不亂，自不為飲之魁首也。然則古讀困如字，魯讀困為魁，義可並存。

仍舊貫如之何述先

鄭玄曰魯讀仍為仁。今從古。按揚雄將作大匠箴。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惠棟九經古義謂用魯論也。臧庸云魯讀仁字為句。言仁在舊貫。改作是不仁也。義雖通而稍迂。古作仍字。義益明。故鄭從之。仍仁音相近也。按自來解者均未達魯讀仍為仁之義。仁尼古本同字。尼古夷字。金文夷狄之夷作尸。晚周古文作尼。孝經仲尼居釋文。尼古夷字也。漢書高帝紀。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注。尼古夷字。汗簡尸部引古尚書。夷字作尸。說文仁之古文作尸。章炳麟小學答問謂山海經以仁羿為夷羿。按海內西經。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郝氏箋疏謂仁仍古字通。仁羿即楚詞仍羽人。是仍通仁。仁即尼。即夷之證。夷為醜夷等夷之夷。此謂等於舊貫而不改作如之何也。是魯讀仍為仁。即魯讀仍為夷也。清儒誤以仁為仁德之仁。遂不可解結。故魯論之義晦而不彰矣。

膚受之愬淵顏

二十

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按皮膚外語不應。但曰膚。浸潤之語。膚受之愬。均就諧愬者言之。下云不行焉。方就聽者言之。是受字殊無所承。且浸潤與膚受文不相麗。舊解乃望文生訓。於文義詞例。均有未符。膚受應讀作覩。覩金文覩自覩字作覩類篇見部謂覩俗从爾誤矣辨見黃承吉說。膚盧古本同字。後世歧而二之。說文臚皮也。膚籀文臚。按金文鑑字通作鑛。亦作盧。是膚即盧也。盧覩並來母一等字。縷从婁聲。古韻隸侯部。受古韻隸幽部。侯幽通諧。然則盧覩雙聲。受縷疊韻。覩縷即膚受之轉語。文選七發。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李注。縷覩縷也。玉篇見部。覩縷委曲也。廣韻九虞。覩護委曲。護同縷。覩縷亦作囉。噓。類篇口部。囉噓多言也。是膚受覩縷覩護囉噓並一音之轉。浸潤就時間之積漸言之。覩縷就陳說之委曲言之。自古賢良為讒賊中傷。諧之以積漸。愬之以委曲。邪枉得意。忠正含冤。非有賢聖明遠之資。其孰能

燭幽洞隱迸而棄之哉。豈獨屈原忠臣伯奇孤子之罹於主人誣陷已乎。秦漢以降。彈章劾牘。說奸述佞。動輒千言。均不逮夫子之說。要言不煩。適中旨綮也。

子路無宿諾

淵顏

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按劉氏正義訓宿為留。義亦可通。集解謂宿猶豫者。宿乃夙之借字。說文宿止也。从宀。宿聲。宿古文夙。又夙早敬也。古文作宿。宿周書寤儆戒維宿。注宿古文夙。管子禁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宿夜即夙夜。夙同夙。金文夙夜乃恆語。惟寤叔毀作宿夜。是宿夙音近字通之證。夙字卜辭作夙。金文作夙。从月。从夙。象夙與奉月之形。故夙之通詁訓早。早與豫義同。

奪伯氏駢邑三百憲

鄭玄曰。伯氏齊大夫。伯氏駢邑三百家。是齊下大夫之制。劉氏正義

引易訟九二其邑人三百戶為證。又引荀子仲尼篇言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謂書駢邑社中之人三百家也。按於三百下增家字乃鄭氏之誤解。易訟爻辭以三百戶承邑人為言。與此但言駢邑三百者有別。管仲於齊豈能比下大夫之制。說者謂管仲所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僅此數耳。其說亦非。弓鑄余錫女釐都壽劇其縣三百。綸鑄侯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鄆之民人都鄆。弓鑄綸鑄均係齊器。綸鑄所言邑數較三百祇差一邑耳。說文駢作鞞。云地名。从邑并聲。疑鄆即古文鞞字。通言之社也。縣也。邑也。一也。其名異耳。不滯於周禮小司徒四井為邑之說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憲問

按三治字本應作詞。嗣通司詳泰伯篇。司就其職。掌言之。司賓客即行人之職。司宗廟即宗伯之職。司軍旅即司馬之職。管子君臣上。官治者耳目之治也。官治即左隱五年傳官司之守之官司。君臣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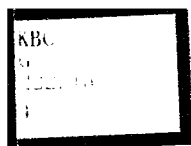
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治均應讀作司。荀子王制治田之事也。治市之事也。治田即司田。治市即司市。墨子耕柱治徒娛即司徒娛。後人不知治之初文作嗣。遂以治為治理。似是而實非矣。有荷黃而過孔氏之門者。憲問

說文贊艸器也。从艸贊聲。𠄎古文贊。象形。論語曰：有荷𠄎而過孔氏之門。又贊物不賤也。从貝𠄎聲。𠄎古文贊。按𠄎字本應作𠄎。金文遺字从之。𠄎作父。戊鼎文考𠄎。寶費弗敢喪。費即責。即積。金文積績均省作費。言文考所遺留之寶貴積聚。弗敢喪也。一說積謂薪米也。居則具一日之積。注積。粃米。菜薪。周禮司儀。主國五積。注賓所停止。則積。小臣。缶。鼎。王。錫。小臣。缶。馮。費。五年。言王以馮地所產薪米之屬。錫。小臣。缶。以遺。自遺。作𠄎。王孫遺者。鐘作𠄎。習鼎作𠄎。金文編以不五年為度也。遺。自遺。作𠄎。王孫遺者。鐘作𠄎。習鼎作𠄎。金文編以不。从貝者。列入坳。象失之。𠄎象兩手掬物下墜之形。當為遺之初文。𠄎乳从𠄎。而遺亡之義益顯。古文从𠄎與否。每無別。如卜辭遺亦省作𠄎。金文遠作𠄎。即其證。習鼎遺作績。从𠄎與从𠄎同。从貝亦象下墜。



之形得字卜辭作𠄎。金文作𠄎。亦作𠄎。得。遺與得反。正為義。是可知。持貝為得。失物或失貝為遺矣。遺以追切。詩北門與摧為韻。谷風與頽懷為韻。雲漢與推雷摧為韻。遺从貴聲。遺貴聲同。要之。貴遺初本同字。貴為遺之初文。後世岐為二字。凡物遺失則有愛惜之意。故引伸有貴重之義。荀子正論。故下安則貴上注。貴猶愛也。說文。賁古文作史。乃𠄎之譌。𠄎同賢。或从數點。或从貝一也。此史賢遺。賁孽變之原委也。

論語新證



1.00